

在外祖父家里

田 濤 著



在外祖父家里

田 濤 著

新文艺出版社

：：·1958·

在外祖父家●里

田 濤 著

*

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 康平路 155 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11 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*

书号 1709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张 6 字数 110,000

1958 年 6 月第 1 版

195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,000 定价 (6) 0.50 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所收集的這些短篇，是作者童年生活的拾記。

這些散文，寫出了解放前農村中階級鬥爭的情況，和當時農民的思想面貌。如“在外祖父家裏”就是寫財主強占地界，壓迫農民，使農民忍無可忍，終於在財主田里埋上手榴彈，炸死財主的狗腿子的事。這些故事，又都是通過作者在外祖父家時的生活和他祖父一家人的遭遇寫成的，所以每篇都有連續性，也有比較濃厚外生活氣息。

目 次

在外祖父家里	1
漩渦	28
小伙計倆	43
木場子	61
冤家	77
賭徒	94
过年	110
魚	126
分裂	145
伏席	166

在外祖父家里

外祖父家，有一片梨树林。每逢七月十五，母亲帶我上外祖父家去，給外祖母去燒紙的时候，母亲总是囑告我：

“到你姥爷家里，要对你姥姥墳头上啼哭；不啼哭，姥爷就不給梨儿吃。”

到了外祖父家里，姪子們陪母亲上墳去燒紙，我跟在后面，到了梨树林深处那片墳地里，寻到外祖母的墳头儿，母亲和姪子們坐在墳墓前荒草地上，把提来的燒紙和油条放下，母亲在墳墓前用手指画个十字，把紙点着，把油条扯成一节一节的，往火里丢，叫着：

“娘，取錢来；娘，取錢来；你在阴間里安心吧，我們一定要替你报仇，把閻財主燒香咒死。……”

說到这里，母亲眼泪挂下来，哽哽咽咽哭着，姪子們也哭着。我为着想吃梨儿，也跟着掉眼泪。我看着燃燒的紙冒起烟，又望着梨树上的梨儿。紙灰打着旋儿唿唿往上飄，飄飞过了挂梨儿的树枝。母亲被姪子劝阻了一陣，慢慢被搀扶起来，母亲不哭了，我和她們才离开墳墓。我发现母亲的眼睛哭紅，我也不敢开口要梨儿了。

半路上，我被蒼白鬍鬚的外祖父截住，外祖父枯瘦的臉

上笑着，看見我的眼睛是湿的，牽住了我的手，說：

“走，上大柏樹上去玩。”

梨樹林里，有一棵大柏樹，大柏樹的年齡，比外祖父的年齡要大好幾輪，四人圍攏，一人多高，分開三根枝杈，上面搭了一個看梨兒的窩棚，外祖父就睡在那窩棚上，日夜不離，吃飯也叫舅父們送。

我跟外祖父走到大柏樹下，正在抬頭望柏樹枝杈間架起的窩棚，只听旁邊嘯嘯的响聲，有梨兒從樹枝上掉下來。我回頭望，有個手舉着竹竿的強壯小伙，竹竿尖上拴了一個圓套套，正從梨樹枝上往下套梨兒。他看見了我，兩隻挑皮的眼睛笑了。我跳了上去，喊着：

“三舅……”

“海云，我給你套個梨兒吃。”

年輕頑皮的三舅，把落下地的梨兒撿起來，撿了一大包，使塊大手巾兜起來。三舅把一兜梨兒給了我，我雖然很早就想吃甜梨了，可是一看見三舅，不再想吃甜梨了。三舅用一根粗硬的指頭敲着我的頭說：

“你不吃梨兒么？”

“我不吃。”

“為什麼不吃？拿着吧。”外祖父在旁邊插嘴道：“拿回去，給你娘也吃兩個。”

可是我呢？還是不接三舅父手裡的梨兒。我看見了三舅父，便什麼也不想。三舅父兩條強有力的胳膊，最使我欽佩，現在我想叫三舅父把胳膊伸出來，給我打打鞦韆，練

練力气。三舅父把胳膊伸出来了，他胸前的肌肉象一群虫子跳动着，那块跳弹得挺好看的肌肉，引得我的心房也跳起来。一条铁棍似的胳膊，横在我面前，我用双手攀上去打鞦韆。外祖父捋着苍白鬍鬚，笑着說：

“好啦，好啦，將好放下他来，快点回去吃麻糖^①吧！”

將好是三舅父的小名儿，三舅父听外祖父这么說，便把横在半空的胳膊落下来了。我提起一手巾兜儿梨，跟三舅父走回去吃麻糖去了。

进了外祖父家門，堂屋灶窠里烧着火，大妗子正在用筷子穿一串麻糖，架在火上烤着。我还没走进堂屋，鼻子已經嗅到麻糖被火烤出的香气了。走亲戚，我母亲替我把平日舍不得穿的藍大叶子^②穿起来，現在虽是秋天了，天气可还不凉，穿大叶子还有点早。大妗子一看外甥儿到舅母家来，穿得这么規矩，剛才我在三舅父胳膊上打鞦韆，把大叶子弄上土了，大妗子說：

“外孙儿到姥姥家来，穿这么規矩干什么？快把大叶子脱了吧，天气热呀。——进去吧，上屋里去吃麻糖吧。”

走进大妗子的屋，紅衣櫃一股漆气扑鼻，脱鞋上炕，看見窗戶上挂着两个紅紙剪的大雄鷄，一陣风吹过，两只雄鷄便斗起来。炕上摆了一張小炕桌，桌上放了一个空碟子，粗瓷藍花，我望着那个碟子，想着它一定是裝麻糖用的。一会，三舅父走进来了，使棍儿穿着一串騰热气的麻糖，屋中

① 麻糖：油条，北方土語。

② 大叶子：長衫。

立刻香气扑鼻，刺得我的嘴里溢口涎。三舅父把麻糖喳的一声放在蓝花粗瓷碟上了，他伸手拿起两个给火烤得焦酥的麻糖来，那麻糖经他一捏，发出噼噼响声，递给我说：

“这个热的，可香，吃吧。”

我母亲也走进来了，坐在炕边上，因为她在外祖母坟上哭的太伤心，两眼还是红的。三舅父又拿起两个酥热的麻糖，递给母亲说：

“吃麻糖吧，姐姐。”我的母亲接过他递过去的麻糖以后，他又问，“姐夫好吧？”

“他好；他是受人欺的老好人。”母亲用衣服袖口揩了揩眼睛，“将好，你看我们这辈子，还能替娘报仇么？”

“报仇，一定要替娘报仇。”

“将好，你可不要象你姐夫那么软得糖稀一样呵！你要做个好汉子，给咱李家门户撑个腰，穷，也穷个好样儿的。一个人，骨头硬了，穷也不怕他有钱的财主。我的海云，将来一定教他学硬朗点儿。”

三舅父听了我母亲这话，两眼望着我，我也望着身强力壮的三舅父，对他十分羡慕。我对母亲说：

“娘，我不回去啦，我要跟三舅练把式。”

母亲回过头来望我，觉得我说这句话，叫她挺为难。若是外祖母在的话，外孙儿住姥姥家，很好说话。如今姥姥早已去世，谁敢做主呢？自从外祖母去世，外祖父脾气变得很古怪，什么事都不敢对他商量了，舅父和妯子们，各有各的打算，就更不会做主。母亲望着我说：

“不回去可不行，你爹还叫你耨地呢。”

“海云还小，怎么会耨地？住下吧。”三舅父說，“我給咱爹說過了，爹叫他住下。”

母亲笑了，望着我：

“住下，可得听话，老老实实，不兴调皮。”忽然她象想起一件事，低下头来问我，“什么叫耨把式？是你三舅告你說的么？”

三舅父在旁边笑着，从他的神情，他早已知道母亲懂得什么叫耨把式的，母亲也懂得耨会了这把式，将来干什么用的。

外祖母死的那年冬天，天气很冷，門外院子里那兩株白楊树上的叶子都落光了，我还記得閻財主帶着好几个人来量外祖父家的地界。外祖母看到地界上的桑树潑子被閻家的人刨掉，向里搬了家，把外祖父家的地无缘无故搶去半亩。脾气急躁的外祖母，被气得发了瘋，跳着脚跑过去，把迁換了地方的桑树潑子搶过来：

“地界搬家呀？不行。地界上的桑树潑子是公众栽的，多少年沒变过，你們为什么把我们的地夺去？不行！”

閻財主戴一副白金边的眼鏡子，他刚从县城里回来，看見外祖母这种样子，冷笑着，望着外祖母从泥里拔起的桑树潑子，說：

“大胆，你敢拔桑树潑子？县官来叫我量地，你們地界有問題，就得把桑树潑子搬搬家。要是你敢拔了，就把你帶走，把你送到县里去。你还不好好儿的把它栽回去？”閻財

主白金边眼镜下两条视线，由冷嘲变得凶恶了，两撇苍黑的鬍子抽动着，他那从来就很少见太阳光的臉皮白得发閃。他背后跟的几个人，严板着臉孔，狗一样等待閻財主下命令；自然，只要閻財主一張口，外祖母就被他那几条狗捉走了。

可憐的外祖母，被威力屈服，她害怕惹禍，今后不能过安静的日子，慢慢把桑树潑子插进原来搬移的水泥里去。

閻財主白金边眼镜下一双眼睛，冷笑了笑，和他跟来的几个人走了。

外祖母伏在被夺走的土地上，悲痛的哭起来。

外祖父跑来了，手里提了一把切菜刀，被气得鬍子直哆嗦，看见伏在地下外的外祖母，他东張西望的叫着：

“狗崽子們，跑到哪儿去啦？我要跟他們拚了老命。”

外祖父气得直喘气，还到处寻找閻財主那些狗們。外祖母看见老头把菜刀拿出来了，害怕起来，她怕惹出了禍，他們就不能在这个村子里住了。

“还是忍受些儿吧，以后还要过日子呵。”外祖母哀求着外祖父，劝他不要鬧禍，“惹不起我們还是不要惹吧！……”

“正是要过日子，我不能这么忍受。”外祖父身子被气得发着抖說，“这不是我們去惹他，是他来欺压我們的，这，这不行。……”

外祖父說到这里，被气得跌倒在地上，半晌，也喘不过气来。这样，舅舅們才把外祖父从地里抬回家里来了。外祖父回家以后，还过气来，睡在炕上。外祖母日夜痛哭着。

外祖父的性格，可不和外祖母一樣，他不能忍受，滿腔的憤怒要復仇，他對三舅父說：

“閹財主欺我們老實，改了地界，搶了我們半畝地，哪有這麼不講理的牲畜？”

可是外祖母呢，從此日夜悲啼，得下了憂傷的病根，病倒在炕上，過了幾個月，就逝世了。

外祖母埋葬以後，外祖父變得沉默，悲傷，天天往梨樹林里跑。梨樹林每一棵梨樹，都是外祖父親手接植培栽，他親眼望着它們長大、結梨兒。那年冬天，落了大雪，外祖父恐怕小梨樹凍死，同三舅父把小梨樹用干草包纏起來。我也跟着他們，跑進梨樹林雪地上，外祖父的手被凍得抖着，三舅父說：

“不包干草不行么？梨樹也怕凍死么？”

外祖父用嘴哈哈冰冷的手掌，說：

“梨樹最怕冷，今年冬天雪大，不包干草，一定要凍死。”

梨樹林里的小梨樹，按照外祖父的意思，一棵一棵使干草包纏起來了。外祖父說：

“這些小梨樹都長起來，我們就不再租閹王家的地種了。”

這句話，才使我知道外祖父接植這許多小梨樹的打算了。

這一次我留住在外祖父家裏，遠趕不上外祖母在世時溫暖了。外祖母在世時，我跟外祖母同睡，每天清晨，我還沒醒，便模模糊糊聽到外祖母穿衣服的聲音，她把所有的夾

被盖在我身上，我隱隱听到窗外白楊树叶的唰唰声。我从温暖的炕头上一醒来，就望見外祖母慈爱的笑顏，原来她早已把全家人的早飯炊熟，一切应该收拾的东西，都收拾好了。这时候，我也享受够了清晨香甜的睡眠，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，跳下炕去，到門外去拾楊树叶去了。外祖母的逝去，把我这种温甜的日子帶走，如今两个姪子沒有以前那么快活，外祖父变得很沉默，大舅父和二舅父每天忙着上地干活儿，只有三舅父还給我談談話，談談外祖母逝去以后，一家人的心情变化，和他今后的打算。

“我要是長出了会飞的翅膀，我就先把閻財主的腦袋割下来。”三舅父說，“我这一輩子是不娶媳妇啦，娶了媳妇就有了累贅，行动就不灵便啦。”

秋后荒寂的曠野，看不見一点儿綠色了。

外祖父家門口，是一片荒野，那一眼望不見边的蒼穹，鸽子成群的飞着，落到蘆葦坑旁边的草地上覓食，老柏树給风吹得吟唱，三舅父和我，到老柏树下套鸽子。我們帶了一把高粱米，把馬韉套子埋在沙土里，繩儿系在一块磚头上，沙土上面撒一些紅高粱米，三舅父告我說，可得小心，不能給閻財主家人看見，帶回去就燒熟了吃。

这时候，三舅父有个相好的伙伴兴望来了，他家也是閻財主的佃戶，他肩上背着筐子出来拾落风柴的，拐进这老柏树下，也是想算着把閻王家的柏树枝折些回去当柴燒。他望見三舅父，老远就摆手儿，走过来悄声的說：

“套鸽子么？”

三舅父笑着点头，問道：

“你从濠坑那边走过来，看見大道上有閻家的人来沒有？”

“沒有。——下好套子了么？”

“下好啦。”

“撒了食儿么？”

“撒了。”

“那就爬在濠坑下头瞧着吧。”

我們离开大柏树，走往蘆葦濠坑这里来，爬在濠坑下，只露出头，瞄着天上飞的鸽子落下去沒有，瞄着老柏树底下有沒有动静，可是瞄了半天，还是沒有鸽子落下去。兴望头上戴着一頂毡帽头儿，他忽然象想起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似的，抬起头来，向蘆葦濠坑周圍看了看，說：

“將好哥，你听說了么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三舅父回头望兴望。

“閻財主收到黑信啦，閻財主吓的上城去了，不敢回来啦。”

“什么黑信？”

“叫閻王派人送紅鈔票五十斤，限期一个月，送到大青山里去。要是过期不送，閻王的腦袋可就保不住啦。”

三舅父对于这个消息，很感兴趣，头挺直起来，兩眼望着兴望，几乎忘記套鸽子的事情了。

“你听誰說的？”

“村里人都这么說。”

“閻財主走了么？”

“走了。”興望得意的說，“他走了，他家里還有他娘，他兒子。要是綁票兒，……”

他們談到這里，大柏樹底下不知什麼時候落下一群鴿子，突然拍翅飛跳，我看見了，叫道：

“套住鴿子了，套住鴿子了。……”

三舅父和興望回頭向大柏樹底下望，果然看見一群鴿子受驚飛去，還有兩只鴿子在地下拍翅膀。他們從濠坑下跳上來，一直向大柏樹下跑去。馬釋套子把一只鴿子的紅腿套住了，另一只鴿子被抽住了頸子，都拍着雙翅掙扎想飛逃。三舅父跳上去，把兩只鴿子捉住，還沒把鴿子從馬釋套兒里松出來，听得背後有人喊叫：

“狗崽子們，放下鴿子，不許跑！……”

我回頭一看，只見一個頭上歪戴一頂毡帽的人，穿的衣服和鞋襪，怎么也看不出他是個種地的人，他背後跟着一條黑狗，橫眉豎眼的追過來了。三舅父扯起了我便跑，馬釋套和鴿子都丟下不要了。跟着受了冤枉的興望呢？筐子來不及背，也跟着跑開了。

我們都認得，追趕我們的人是閻財主的忠實管家，夜里背着槍，繞着閻財主的宅子轉，白天帶着狗，替閻財主看鴿子、看樹。要是被他捉住，身上的衣服就要被剝去。那時候，我的年齡雖小，不知怎麼，跑起來比舅父和興望都快。我們一下跑過了一條大道，鑽進大道旁邊的荒草窠里去。可是三舅父辛辛苦苦使手捻成的馬釋套兒，却被閻財主管

家的拿走，興望的筐子也被搶去了。

跑進荒草窠里，爬在一叢荒草後面，興望從荒草縫兒往外瞞着，說：

“快點躲起來，門五帶着狗到這兒來了。”

門五，就是閻財主家忠實的管家。

“來就來吧，他到這兒來，就給他干一場，怕他什麼！”

興望沒有三舅父膽量大，從荒草縫兒望見門五帶着狗朝這兒走來，便回頭往荒草深處鑽。三舅父瞪着眼睛，望着它來。那條黑狗嗚的吠了一聲，猛然向三舅父撲來。我被吓呆了。三舅父卻往旁邊一閃，一伸手，把黑狗的兩條後腿抓住，驀向空中一掄，黑狗懸空落下幾丈遠，哀叫着，在地下繞起圈子來。

門五看見帶來的狗被摔昏了，在草地裏轉圈子，他兩眼象野獸似的怒視着三舅父，一面挽袖口，一面握緊拳頭，走上來叫着：

“你要造反嗎？……”

門五看三舅父望着他不响，不敢上前來了。三舅父鼓着眼睛說：

“你要打人么？”

“你套老爺的鴿子！”

“天上飛的鴿子。”

門五更生氣了，兩眼東張西望，又是挽袖口又是攥拳頭，最後他從懷裏掏出一把刀子。

“你要殺人么？”三舅父走進一步去，“給我刀來，我殺

給你看。門五，你是好漢子，咱們這麼着，你給我一刀，我給你一刀，誰也不許喊痛。”

三舅父站着沒動，雙手叉腰，等門五回答。門五又把刀子收起來了，喚着他帶來的黑狗，一面往回走，一面說：

“回去再說，回去再說，……”

門五帶着他的黑狗走了。

三舅父和興望在荒草窠里談論起來：

“將好，你別回家啦，他回去一定要到你家里去找你。”

“不回家上哪兒去？”

“住在瓜棚里，我替你送飯。”

三舅父望望興望，沒說什麼。

“將好，”興望又說，“門五可是咱村里出名的壞蛋呀，在村里他什麼壞事沒干過？仗着財主的勢力，誑騙人家的錢，糟踐人家的大姑娘。東頭六順家姑娘，不是給他按在高粱地裡糟踐了麼？你要是給他們弄去，可要吃他們的苦頭了。”

三舅父雖然不怕門五，但聽了興望的話，心里思量起來，想着要是給他們弄去，一定吃虧的。三舅父雖然這麼想，嘴里還是說：

“弄就弄去，不怕。”

我和三舅父回到家里，吃晚飯的時候，一家人圍着一張飯桌吃飯，三舅父十分警惕，他站在門口，經常朝門外望。門外有風吹來，院子里點不着燈。夜幕拉開了，牆影和高粱稭都是黑黝黝的，門外面兩株白楊樹，給風吹得嘩嘩作響。在